



消失的七牌坊

□张华

七牌坊老街，坐落在重庆大坪街道。这条老街，儿时我看到的，是一块又一块青石板铺成的不宽的小路。人走的时间长了，老街的青石板路上形成许多凹凸。遇到天雨路滑，在这条街上，我不知多少次摔倒，身上身下，与湿漉漉的青石板亲密接触，衣服裤子，黑的是淤泥，湿的是水迹。

七牌坊老街，其实就是成渝古驿道，只是其中很短的一段，前后不到两公里。

老街往前走，经大坪、新市场、浮图关，从山上下到两路口，过七星岗，在通远门进入重庆母城。往后走，经石油路、歇台子、石桥铺、新桥、山洞、歌乐山、青木关等地，去成都。

小时候，我就读大坪联合小学，学校后面是一排低矮、棚户结构的平房，过去就是七牌坊老街。

下午，学校放学后，我与同学们常常在七牌坊老街捉迷藏。10多名同学，在七牌坊那条像迷宫一样的老街上疯跑，闹得鸡犬不宁。

同学小李子个头不高，玩躲猫猫的

那个下午，他把王大爷家夜壶踢翻弄碎，气得王大爷拿起竹竿猛追。60多岁的他，哪里追得到小李子嘛，王大爷只能站在七牌坊老街的十字路口，冲着小李子逃跑的方向，双手叉腰，破口大骂。

夏天，同学们常去刘鹏家，他家就在七牌坊老街上，低矮的房屋，看上去歪歪斜斜，不规整。房顶是油毛毡铺的，怕风大吹走屋顶，屋顶总是压着几块石头。

有意思的是，朝老街的这边，他家门前有一块十多米高、两三尺宽的石碑，石碑正面刻有字，背面就是刘鹏家的墙壁。

刘鹏家光线不好，黑黢黢的，不开灯屋里根本看不清楚。刘鹏父亲有文化，母亲也挺善良、勤劳，房屋虽破败，但屋里收拾得干净、整洁。或许这也是我们爱到他家里去玩的一个原因吧！

刘鹏父亲在运输公司工作，夏天回到家，他常躺在家门前的凉椅上休息，手里拿着大蒲扇，旁边的小凳放一个大盅盅，里面泡着沱茶，茶水浓得像墨水。

刘鹏父亲每次端起盅盅，喝茶时有滋有味的样子，现在我都记得到。这或

许就是那年那月，七牌坊老街上每家每户人们生活状态的缩影。

刘鹏父亲会很会讲故事。古代的，现代的，他肚子里的故事总是讲不完。当老街的余晖落尽，周围的人们渐渐安静下来，我和同学们在刘鹏家门前的小板凳坐下，围在他爸爸身边，听他讲《一双绣花鞋》的故事。直到夜深了，小伙伴才依依不舍地离去。

重庆市散文学会荣誉会长刘建春曾在七牌坊那条老街上居住过，他的妹妹刘建平是我的同班同学。她说七牌坊这条老街入夜后，静得一颗针落在地上似乎都能够听见，忙完家务后，他哥哥回到卧室，挑灯夜读，从来没有说过一个苦字。他哥哥对她说过这样一句话：“成功路上并不拥挤，因为坚持的人很少。”后来，刘建春发表了许多作品，似乎都与他在七牌坊老街那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密不可分。

2024年末冬，刘建春、合川作协主席张望和我在大坪一家茶楼品茗，又一次谈到七牌坊老街，意犹未尽。

（作者单位：重庆市沙坪坝区公安分局）

放牛妹成为山村“摆渡人”

□余美德

“五一”节，阳光恰似一袭璀璨的金缕衣，轻柔而细腻地披覆大地，我们一家驱车前往爱人故乡秀山。一路上，欢声笑语如灵动的音符，在车厢内跳跃、盘旋。窗外的景色如同一幅绚丽多姿的山水画卷，随着车轮的转动，缓缓铺展，每一处景致都是精心雕琢的诗意篇章，令人目不暇接。

行至酉阳龙潭镇，我们前往赵世炎故居，此地早已游人如织。停好车，爱人的眼眸瞬间被点亮，她主动请缨，担当起免费导游的重任。踏入故居，那历经岁月洗礼的一砖一瓦，每一块都承载着历史的痕迹，静静陈列的每一件物件，仿佛都在低声诉说着往昔那段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峥嵘岁月。我的内心不禁涌起一股敬意，仿佛穿越了时空的重重帷幕，

与那段热血激昂的历史展开了一场深情的对话。

我们再度启程，向着爱人的家乡进发。不多时，秀山已近在眼前。快到家了，母亲早已等候在路边。老人脸上洋溢的温暖笑容，恰似春日里那最明媚、最和煦的阳光，能瞬间驱散世间所有的阴霾。很快，母亲端出早已精心筹备的饭菜，一桌色香味俱全的美味佳肴，瞬间弥漫出家的馥郁芬芳。儿子和女儿说：“我最喜欢吃外婆做的饭菜，这种味道是任何顶级厨师都做不出来的哟。”

饭后，老婆兴致盎然地拉着我出门漫步。她抬手指着连绵起伏、如黛如墨的大山，语气中满溢着对往昔的深深眷恋：“瞧，那便是观音山，小时候，寨子里的孩子都在那儿放牛。那时候，漫山遍野

都是我们欢快的身影，山林间回荡着我们无忧无虑的笑声。”记忆的大门打开，数不清的童年趣事如潮水般涌上心头。那些在山间追逐嬉戏、与牛羊为伴的日子里，饿了就烤红薯、土豆、糍粑，都是她童年的美好回忆。

时光悠悠流转，当年的放牛娃们已然长大成人，各自踏上了不同的人生旅程。

我的爱人，将曾经在山间放牛时的那份质朴热情，毫无保留且满怀深情地倾注到了教室里。看着她面对一群孩子时，那如春风化雨般耐心教导、细心呵护的模样，我心中豁然开朗，她依旧是那个纯真善良的“放牛妹”——只不过，曾经放牧的是山间自由自在的牛群，如今守护的是一群茁壮成长的孩子。

（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

黄葛树之恋

□王文玉

老屋窗外的黄葛树，每逢“五四”前后，绿了整整一年的叶，就魔幻似地变成了金色！

我是怎样眷恋上这棵树的，记忆中最刻骨铭心的是2008年2月的一天。上午，纷纷扬扬的雪停了下来，外面依旧寒气袭人。我躲在阳台的小书屋里，享受烤火炉制造的温暖，非常惬意地浏览着书刊。

忽然听见一阵叽叽喳喳的鸟叫声，我感觉很意外。愣了一会儿，然后透过绿色的玻璃窗眺望，仔细聆听。

没错，真的是鸟儿！而且它们就在我家窗外的黄葛树上，欢鸣跳跃。哦，再过几天就该立春了！这些可爱的鸟儿不管大自然如何反常，总是追逐春天的脚步，闻到春天的气息，它们是提前来向人类报春的！我满怀感激之情，欣喜若狂地推开窗户，一心只想打望那些自入冬以来久违了的精灵。结果，却被那仿佛伸手可及的黄葛树抢了眼球。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刚入住这栋老房子时，是在楼下的一室一厅。那时附近还有一栋机关办公楼。有一天，这个部门的头儿带领一群人，热热闹闹地在楼前的院坝挖了一个深深的坑，然后将一棵碗口粗的黄葛树植入坑内。我顿时窃喜：因为这棵树正对着我家的窗户。

从此，这棵黄葛树开始在我眼皮底下生长。几年后树干粗壮起来，春末夏初抽出的新绿，将窗外渲染得生机勃勃。到了盛夏时节，新绿变成了弥漫视野的油绿，烈日下更显郁郁葱葱。

树冠年年岁岁向上攀升，树蔓渐渐伸到了窗前，树根却在地下像长了腿似的，一不当心，从堡坎的石头缝儿里冒出新苗，一株又一株。因为有了它们，我家窗外几乎成了一片树林！每天清晨，悦

耳的鸟鸣将我从梦中唤醒。“小鸟报晓”成了我那时身居陋室得天独厚的标志。因此，常常在朋友们当中炫耀。

90年代中期，我有幸获得单位分配的两室一厅的新房。可是当房产证到手时，我和老伴反倒忧心忡忡。说白了，我们不喜欢立在街边的新房，我们恋着窗外的黄葛树，难舍在繁华闹市“闹中取静”的老屋啊！

当我们进退两难的时候，偶然得知楼上有一户两室一厅的人家准备搬迁，我如获至宝，急忙拿了新房证跑上楼，不论贵贱也不论价值，请求主人与我调换。结果如愿以偿！

老屋建于上世纪70年代末，早已老得墙头长草，青砖墙体裸露。一位从杭州来的收藏界朋友到我家作客，没想到他刚走进院坝，便掏出照相机对准墙上的植物“咔嚓”一声。说是这样的风景现已不再多见。

当这老先生光临寒舍后听见鸟叫，一眼望到窗外的黄葛树很觉新奇。我得意地请他走近阳台，临窗观赏。老者禁不住连连赞叹：“真是别有洞天啊！”

时光荏苒，一晃又是十多年头过去了。已经变老的我，在这暮春时节倚窗读书，竟然情不自禁地从心灵深处流淌出一串絮语——

老屋窗外的黄葛树哟，我俯瞰你仰视你已四十年有余，咋就这么看不够，赏不厌呢？哦！你是大地的爱女，你是母亲的化身，你是滋养生灵造福人类的使者，你是身披荣光养护山城的巍巍市树呀……小鸟爱你投向你的怀抱，依偎你歌唱你。我爱你呀：年年岁岁年年，和你缠缠绵绵私语窃窃。因为有你，我的老屋风韵犹在；因为有你，我的老屋永远年轻！（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能懂的诗

齿轮之美(外一首)

□龙远信

喜欢它们凹凸有致的样子
喜欢它们静静发光的样子
齿轮之美
无论曲线、压力角、齿高，还是变位都是无懈可击之美

喜欢直齿、斜齿
也喜欢人字齿、曲线齿
喜欢它们伶俐的牙齿
也喜欢它们不显山露水的坚韧
喜欢它们旋转的样子
在运动中保持着同样的心率

它们是我的亲人，我们是患难兄弟
糟糠夫妻
每天，在车间，在机床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
齿轮的光亮和润泽
不出轨，不打滑
保证传动的效率和精度
保持劳动之美

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
我都能清晰地听见
它们精准咬合的声音
都能清晰地看见
它们高速转动时的优美弧线
和汗水相互映照
和指尖上的按键，相互映照
它们是我生命里不可替代的部分

永川科技片场遐想

人生如戏。到了这里，才发现
一个城市，随着镜头的移动
入戏了
城市里的每一个人也入戏了
永川科技片场，镜头向前伸移
在新质生产力的荧屏上
闪亮出镜

云是衣裳，山是脊梁，河是挥舞的白练
虚置的梦想，变幻的时空，行走的山水
按照剧情，不断切换
虚拟，就是真实
真实，是虚拟的翅膀
入戏的深浅，取决于最轻盈的想象

XR扩展现实系统
Vicon动作捕捉系统
800平方米虚拟拍摄空间
亚洲最大的弧形LED虚拟拍摄屏
爱情与生活，战争与和平
在这里实时渲染
实时合成，实时预览

被数字归集，被智慧和想象归集
经思维灵巧的手指轻点，成像，显影
阿里巴巴、百度、腾讯、爱奇艺、完美世界
归集于不远处的大数据产业园
以数字为经，以算法为纬
编织出一条全新的赛道
一个城市，就这样
入戏了，成为数字影视时代的1号
（作者系重庆市永川区作协主席）

天堂堡

□潘昌操

雨雾退后
轨道是天上的彩虹
如丝滑动
地上的彩虹是站下天桥
默默等候
白云比四月稍微高一点
轨道略高于医院和公务楼
天上的宫阙藏在蓝天
那块幕布之后
地上的宫阙在天桥上一览无余
并肩而立，无关春秋
车流如水也如盛开的花朵
向往天堂的人蚂蚁样行走
渡口渡人也渡烦恼和忧伤
快乐有轻微的振动
生活那涓涓细流停停又走走
进一个堡又出一个堡
风景在堡内也在堡外
一会在地上，一会在空中
人间和天堂，起起落落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